

桑田犹记墨香浓

——安康加快推进蚕桑丝绸现代产业升级三年行动系列报道之七

记者 吴昌勇 孙妙鸿 刘渊



桑山行组画 赵望云先生 作品

61年，足够让青丝熬成白发，也足够让宣纸上的一幅速写，长成带动一方的大产业。

1965年初春，料峭春寒还没退去，长安画派创始人石鲁、赵望云、何海霞一行人背着画板，扎进了汉滨区牛蹄镇朝天河的深山沟里。一连三个多月，他们和当地蚕农同采桑、拉家常，把桑园里的烟火劳作都落进笔墨，留下了《采桑图》《安康河畔》等一批带着乡土温度的传世名作。

一晃61年过去，这些浸润着乡土情怀的丹青墨迹，与安康出土的国宝“鎏金铜蚕”遥相呼应——一个锚定了千年丝路蚕桑文明的根，一个记录了近现代乡土桑园的魂，共同成为安康蚕桑文化绵延千年、生生不息的鲜活见证。如今，乘着“一带一路”的东风，安康攥住这份沉甸甸的文化家底，以文化为魂、科技为翼，推动千年蚕桑产业“破茧成蝶”，完成了从传统农耕文明向现代富民产业的历史性跨越。

之所以选择安康，是因为艺术向生活的主动奔赴

1965年初春，中国美术家协会西安分会的国画大师石鲁、赵望云、何海霞、李梓盛，接到陕西省委宣传部的任务，要前往安康基层深入生活、采风写生。彼时，石鲁刚过不惑之年，已完成了《转战陕北》等里程碑式的巨作，名扬画坛。

“一手伸向传统，一手伸向生活”——这是长安画派的核心主张。1960年9月，石鲁等人刚刚接待了傅抱石带领的江苏国画写生团，“二万三千里”的壮游让两个画派在交流碰撞中迸发出新的创作活力。而1961年“美协西安分会中国画研究室习作展”在北京、南京等地巡展时引发的巨大反响，也证明了“深入生活”这一创作方向的深远意义。

那么，去哪里？陕西省委宣传部的要求很明确：安康养蚕抓得好，尤其是安康县石转区朝天乡（现汉滨区牛蹄镇）兴桑养蚕的经验和场景值得记录。于是，这个交通极为不便、需经木船摆渡、再步行120公里山路才能抵达的深山小村，成为画家们深入生活的目的地。

为什么是蚕桑？因为在上世纪60年代，朝天河流域已形成从育种、养蚕到收购的一条产业链，养蚕技术好，蚕茧单产高，被上级政府命名为“蚕桑之乡”。这里有一位叫杨正资的农民，发明了桑树钻芽接技术，通过改良品种大幅提高了桑叶产量，影响很大。更重要的是，当年朝天乡出了一位养蚕劳模刘家贤，她的先进事迹远近闻名，是那个年代“劳动最光荣”的鲜活典型。这个村子，是安康蚕桑产业

的一个缩影——这里有深厚的技术积累，有勤劳智慧的百姓，有值得用画笔记录的、正在发生的劳动故事。

深入群众生产生活，笔墨温情浸润一方水土

1965年3月18日，石鲁一行五人自西安乘长途汽车启程，先抵石泉，再换船顺着汉江至后柳，继而转赴紫阳县汉王城。沿途他们为当地美术干部举办美术培训班，最后徒步抵达原安康县石转区朝天乡双村大队。那时陕南交通极为不便，国画大师们除了画具，还要自己背着铺盖卷。他们住在农民家里，和农民一起吃饭、一起干活，一待就是近3个月。

根据当地村民李道平回忆，石鲁在朝天河的生活极有规律。他早上会到粮站的空场子上打一会儿太极拳，村里的孩子们常拿着木棍从四面“围攻”，却无法近身。打完拳吃早饭，然后就背着画夹出门写生，中午回公社吃饭，下午再出去，直到天黑才回来。

他见什么画什么：种地的、挑水的、抱孩子的、摘桑叶的、修剪桑树的、喂蚕的、捉熟蚕的、上学的，都要一一画下来。他随身带一个铁拐杖，有时会给孩子表演“拐杖不倒”的游戏——把拐杖立在脚背上，单脚提起，两手平举，拐杖纹丝不动。孩子们很惊奇，以为拐杖有什么“神奇功能”，把生产队的秤杆拿来叫他继续表演，结果秤杆也不倒。那时孩子们还不知道这叫“掌握平衡”，只觉着“石鲁先生好厉害”。

石鲁非常喜欢朝天河的自然美景。他常常坐在河边一块光滑的大石头上画画，有时有小孩子打扰他，他会“训斥”几句，但孩子们不但怕，反而靠在他背上，伸手问他要牛肉干吃。这样的场景，在今天依然触动人心。

已故的原安康地区文化馆美术干部龙克渊，当时刚从西安美术学院毕业，被原安康地委宣传部派去陪同国画大师们。他生前曾回忆道，石鲁一般不串门，更多时候是观景和写生。他会走进养蚕室，坐在大堂屋里，一边同养蚕人闲聊，一边细心观察蚕的每一次蜕变。从蚕子孵化到蚕茧成形，他全程参

与，亲眼见证头眠、二眠、三眠，直至五次休眠蜕皮过后，蚕身变得透明，该上床吐丝了——那是养蚕人最忙的时节，须及时送蚕上架，否则蚕便无法作茧。这些过程，石鲁都用速写一一记下；采桑、喂蚕的间隙，他还随村民一起，将收好的蚕茧送往供销社收购。

更令人感动的是国画大师们与村民之间的情感互动。他每一天会把画完的画稿用一根绳子牵挂在院坝边上，让过路的人看像不像。林松寿说，当年他9岁，石鲁先生到他岳父家，看到蚊帐上挂了块约40厘米宽的“帐帘”，便问这布是做什么用的。岳母说“起装饰作用”，石鲁便让她找一块同样大的纯色布，铺在桌上，画了一幅装饰画送给她——可惜这幅珍贵的墨迹后来因保管不善丢失了。同样9岁的陈受芝，有一次蹲在水田埂上抽“毛针”（当地一种草本植物）玩，被石鲁看到，觉得画面很美，拿出画本便画。小姑娘被吓得跑回了家，石鲁追到家里，对她父母说“刚才把小姑娘吓着了吧”，还开玩笑说“把小姑娘送给我，回去的时候我就带走”。多年后陈受芝回忆起来，仍觉得那是“童年里的一段珍贵回忆”。

3个多月的时间，人民艺术家与人民群众之间，结下了鱼水般的情谊。采风结束时，朝天河一河两岸的百姓手拿着土特产，自发为国画大师们送行。

艺术与产业的深情相拥，文化之炬烛照前行之路

这次采风，是安康蚕桑产业与长安画派艺术的一次深度“联姻”，结出了累累硕果。

在朝天河，石鲁用速写记录了养蚕的全过程，画了百余幅具有版画语言的钢笔速写和水墨画。其中，创作了30多幅“桑山诗画”组画；创作的《安康河畔》，描绘了一位身着红衣蓝裤的少女在河畔洗蚕箩的场景，画面充满了清新明快的田园气息。这批作品在艺术本体语言的探索和创新上有了重大突破，相比石鲁之前拥抱黄土高原的现实主义风格，安康时期的作品呈现出明显的转变——向传统中国画



桑山行组画 赵望云先生 作品



庆丰收 何海霞先生 作品

语言的现代性探索方面迈出了一大步。可以说，正是安康的山川风物与蚕桑劳作，为长安画派“一手伸向传统，一手伸向生活”的艺术主张，提供了鲜活的实践样本。

1972年，石鲁又完成了名作《采桑图》以及《桑山行》《锄桑图》《采桑行》等描绘劳动人民、反映劳动场景的经典艺术作品，这些画作也为安康留下了珍贵的文化遗存。

2015年7月，安康市美术家协会组织了“寻长安画派足迹美术家采风团”，赴牛蹄镇朝天河村重走大师写生之路。当画家们站在这片土地上时，不禁热泪盈眶，激动不已。他们仿佛看到几位国画大师和村民扛着桑叶从山坡上走下来，席地而坐聚精会神地写生，在晒场上挂起写生稿，笑容可掬地征求村民意见。基于这次采风，安康市美协主席章长青在2018年市政协会上提交了《在牛蹄镇创建“长安画派写生基地”》提案，得到了市委、市政府和省美术家协会的高度重视。如今，长安画派写生基地已在牛蹄镇建立起来，每年吸引了众多美术工作者前来参观、写生，将长安画派的艺术精神永远传颂。

这批艺术作品的传播，在产业层面也无形中为安康蚕桑做了一次跨越时空的“文化背书”，让安康蚕桑的“文化IP”有了具象的载体，有了可触摸的温度。

61年沧桑巨变，石鲁在朝天河畔留下的上百幅速写与习作，早已化作一支文化火炬。当年围着他要牛肉干吃的山里孩童，如今已是两鬓染霜的长者，他们与他们的子孙，依然守护着桑林与蚕房。只不过，今天的桑园里，摄像头、传感器、AI选茧模型替代了人工，正以另一种方式记录着这片土地的“速写”。变的是工具，不变的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千年手艺的赤诚坚守。

青山依旧，大师远去，但他们的艺术追求、作品的影响，依然如汉江之水，奔腾不息，泽被后世。

（感谢蒋典军、林松寿、章长青、李道平、李陈平等为本文采访提供支持与帮助。）



桑山行组画 石鲁先生 作品

61年，在历史长河中不过一瞬；61年，于艺术生命里却足以铸就永恒。

1965年那个桑芽萌动的早春，长安画派的大师们徒步跋涉于安康的群山深壑之间，以丹青礼赞农桑。那一场“桑山行”，不仅定格了秦巴山间养蚕人的烟火日常，更为安康留下了一段跨越时空的艺术篇章。回溯2000年丝路云烟，一枚承载着华夏文明的鎏金铜蚕，在“一带一路”的舞台上熠熠生辉。蚕桑之于安康，从来就不只是一门生计——它是贯穿农耕文明的经脉，是连接秦巴深山与西域大漠的物质纽带。没有文化的注入，再茂盛的桑林也不过是经济作物；有了文化的浸润，一片桑叶、一根蚕丝，便成了可以触摸的文明记忆。

当年，石鲁正是坐在这片桑乡的土地上，亲眼见证蚕从孵化到上簇吐丝的全部历程；他把速写本摊开在田间地头，与农民一起采桑送茧；他在粮站前的空场上练拳，任由孩童们持棍“围攻”……从村民的记忆碎片中，我们拼凑出一个鲜活立体的大师形象，也由此悟出一个朴素道理：艺术从来不是象牙塔中的孤芳自赏，而是与大地同频共振的生命赞歌。

《采桑图》《安康河畔》等一系列经典作品的诞生，表面看是技法的突破与风格的转型，实质上却是深入生活肌理后的自然勃发。“一手伸向传统，一手伸向生活”，长安画派的文艺主张，何尝不是“与人民同行”最生动的诠释。

随着这些作品在拍卖场上屡创高价，长安画派的传人年复一年走进牛蹄镇支起画板，安康蚕桑产业便拥有了任何广告都无法替代的品牌资产——那是文化赋予产业的灵魂，是时间沉淀下来的情感认同。

产业需要文化铸魂，文化同样离不开产业滋养。石鲁之所以能画出蚕的每一次蜕变，是因为他住在养蚕室里全程见证；他之所以能定格劳动者的动人瞬间，是因为产业现场的烟火气给了他最鲜活的素材。文化若脱离了生活，便成了无源之水、无本之木；正是那片实实在在的桑园、那些日复一日劳作的养蚕人，为大师们提供了永不枯竭的灵感源泉。

61年光阴流转，安康的桑山已今非昔比。摄像头与传感器走进了桑园，AI选茧模型替代了人工手选，科技正在以另一种方式重塑传统的生产方式。然而变的是工具，不变的是安康人那份以勤劳改变贫穷的勇气。长安画派写生基地在牛蹄镇落地生根，新一代美术工作者沿着大师的足迹走进深山，他们带回的不再只是纸上的墨迹，而是始终与人民同呼吸、与土地共命运坚守的信念。

当我们站在“一带一路”的时代坐标上回望，那枚鎏金铜蚕与石鲁的《采桑图》遥相呼应。前者是古代丝绸之路的物证，后者是现代艺术的结晶；前者诉说着安康蚕桑走向世界的千年历程，后者记录着普通劳动者创造历史的生动瞬间。

长安画派“桑山行”61载，留给我们的不仅是一段艺坛佳话，更让我们相信艺术的蓬勃生命力。青山不老，汉水长流。大师的身影已然远去，但他们用画笔留给安康的时代记忆，依然如这奔流不息的江水，滋养着后来者的心灵。

那么，我们又该如何保护好、利用好“鎏金铜蚕”和“桑山行”这两张不可复制的文化名片，助力产业高质量发展呢？安康正在用行动作答——让扎根大地的每一代人都能看见自己心中的“青山”。

让千年蚕桑产业长出文化翅膀

孙妙鸿 刘渊

夜幕降临，安康翼峰传媒4500平方米的直播基地依旧灯火通明，键盘敲击声与讨论声交织成奋斗的乐章……从100多平方米的小工作室，到4500平方米的整栋楼宇，从两人起步到百余名主播、百余名员工，这家公司只用了5年。

而这家公司的掌舵人赵建山，年仅28岁。赵建山是汉滨区恒口镇华州村人，清贫是他年少时光的底色。父亲学历不高，母亲是聋哑人，没有优渥的家境，家庭的重担让他早早学会用肩膀扛生活。“那时候觉得，山外面的世界一定有答案。”17岁那年，职校还没读完，他就揣着200元钱登上开往上海的列车。

初入繁华都市，他选择了餐饮行业，成为一名后厨学徒。他踏实肯干、潜心精进，仅两年多时间便从普通学徒晋升为后厨领班。积累下扎实的手艺与积蓄后，2017年年底，赵建山在上海松江区开设了一家大排档门店。凭借地道的口味、亲民的价格和诚信经营，门店生意火爆，他顺势扩张，10个月内开出4家门店，年纪轻轻便收获了人生第一桶金。

正当事业稳步上升时，疫情突如其来，线下餐饮行业全面停摆，4家门店尽数关停，20岁出头的赵建山一夜之间负债400余万元，一度陷入迷茫颓废的困境。

数字浪潮里的追光者

记者 张晶晶

此后6个月，他日均直播时长高达17个小时，日夜坚守在屏幕前。

“我吃饭的时候看你在直播，我睡觉之前看你在直播，我睡醒了你还在直播啊，真的太拼了！”

这是赵建山直播时，公屏上闪过的一句轻描淡写的评论。寥寥数语，温柔却有力量，瞬间击溃了他所有的坚强。压抑数月的委屈、疲惫与不甘汹涌而上。他清楚地知道，数百万元的债务无人可替，身后无人可依，所有风雨与重压，只能自己咬牙扛起。

这份坚持逐渐被更多人看见了，直播间的人气一点点涨了起来，他也不断调整直播模式，跟他互动的主播和粉丝越来越多，打赏的收入也能够支撑日常开销，最后还能攒下些钱还债。

“别人能做到，我也可以。”赵建山凭借真诚的表达和专业直播能力，收获粉丝认可。

赚到直播第一笔收入后，赵建山并没有满足于只靠个人直播获利。这种日复一日的直播模式，让他像陀螺一样被困在原地，别说休息成了奢望，还得天天坚持直播才能稳住平台的流量推送。林立的高楼把他困在方寸之间，却困不住他滚烫的梦想。他意识到，单靠自己一个人，力量终究有限，于是萌生了把直播做成规模化业务的想法。

紧抓行业风口，他整合积蓄，招募人才，搭建团队，2020年在上海成立翼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，正式完成从个人主播到企业创业者的转型。乘着行业浪潮，公司迎来爆发式增长，短短一年达700万元净利润，不仅还清全部外债，更实现人生逆风“翻盘”。

2021年年底，他回到安康，一是为了照看家人，二是瞄准了安康本地直播市场空白，决定把成熟的直播运营经验带回家乡，让更多家乡人借直播吃上“数字饭”，随即在安康成立翼

峰U30文化传媒有限公司。

“刚回安康时，公司只有我和发小两个人，我们在租来的小工作室里日复一日地直播，一切从零开始。”赵建山回忆。依托本地直播行业稀缺的优势，公司初期发展平稳。

然而好景不长。2023年互联网行业改革，传统直播模式受阻，公司转型抖音短视频赛道初期，覆盖带货、娱乐等多个领域却未做精，每月亏损10余万元，连续10个月入不敷出，赵建山只能靠着上海的公司输血支撑。

同样做直播，安康的业务为什么和上海差距这么大？

复盘会上，赵建山拍板改革：“不做‘收割型’公司，要做‘服务型’平台！”把主播当合伙人，提供培训、供应链、售后全链条支持，甚至把大部分收益分给主播——“只有他们赚到钱，公司才能走得更远。”

这一转变让公司迎来新生。人性化的管理、实打实的收益，吸引越来越多人加入，公司5年内迎来4次扩张，打造出集传媒、酒店、供应链于一体的产业生态。

回望一路征程，赵建山深有感触：“行业浪潮瞬息万变，唯有稳扎稳打方能稳致远。”直播基地里，赵建山调试着补光灯，身后是上百个正在直播的年轻人，他们和28岁的赵建山一样，相信“奋斗本身就是一种光芒”。